



小说

发户年龄小三十儿，和七十多岁的父亲王单老汉一起过日子。小擀杖伴着大擀杖，两根光棍一个家。

王老汉一辈子养了五女二男，第一个孩子三岁而夭，到了 46 岁上又捞了个老生儿，起名叫发户。常言人老惜子，王老汉夫妻五个闺女，就发户这么一个老生疙瘩，当然把他看得比金豆儿都主贵，从小对他百般呵护，用嘴噙着还怕牙挂着。待发户学会了走路说话以后，更对他百依百顺：他要摔碗叫他摔，他要砸锅叫他砸，他要拿老爹当马骑，老头子立马趴下。有一次，他掂着小鸡鸡要往姐姐正和面的盆里尿，遭到了呵斥，他就哭着找父母告状。老两口一齐吵闺女：“他尿里头点咋啦？小男孩的尿能泼火！”

光阴似箭。二十几个春秋过去，闺女出闺走了，王单夫妻老了，小发户也长成了五尺多高的汉子。可就是没人给他说亲。那发户由于从小宠着惯着，养成了放荡暴虐的坏脾气。他吃喝嫖赌样样内行，一点小事不如意，能上房揭瓦，掂刀子穿人。派出所里挂着号，今天被传唤，明天被刑拘，一个好端端的家早被他折腾得灶火里冒不出烟儿来。哪个说媒的还会给他介绍对象？那不是把人家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

王单老伴六十九岁那年，因事惹恼了儿子，被发户一脚踢到地溜平，本来就病歪歪的身子，经这一摔一气，躺倒后再没起来，带着遗憾和怨悔到阴间找早死的大儿子去了。撇下了王单和发户老少两代光棍。

我们这里规矩，二月二兴吃煎饼。王老汉天不亮就起了床，先给发户烧好了洗脸水，起到暖瓶里，接着就切好了葱花搅好了面糊，免得煎饼时有干面泡。等到日上三竿，他才动手煎饼——他怕煎早了儿子起来吃时凉。摊煎饼不是一个人的活，老头子又是烧火又是煎饼，锅上一把锅下一把，连烟带呛，弄得鼻涕眼泪一起流。发户上厨房倒洗脸水，一眼瞧见老爹那模样，霎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劈手夺过爹手中的

锅铲一膀子把老头子扛到了灶下，嘴里甩出冲驴似的一句话：“鼻涕都快搭拉到锅里了，这饭叫咋吃？烧火去！”

老头子就乖乖地蹲在灶下烧火。这下可难坏了发户，他长这么大，不要说摊煎饼，连稀饭也没烧过几次。面糊一到锅里，不是被他搅成了疙瘩，就是被他拍成了饼子。他越摊越气，嘴里骂骂咧咧不停口。老汉在灶下，想说跟他换换，又不敢说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来，一回生，两回熟。嫌疙瘩不好，我吃。”发户心里正没好气，听到爹说“我吃”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随手铲起锅里滋滋作响的热油饼子向老爹嘴上捂去，给老头子严严实实地戴了个油煎口罩，嘴里还嚷着：“吃，吃，叫你吃，叫你吃！”老头子一声惨叫，下半个脸上顿时鼓出了大大小小的“鱼尿

髻”。一根烟工夫没过，“鱼尿髻”们又联合成了上下两个紧紧相拥相抱的“氢气球”。

老头子忍气吞声，半个月没敢出门——他怕外人知道了影响儿子的名声。

这天，老头子正在家里拾掇粮食，近门兄弟老六找到家里来告状，说发户昨晚在二蛋家喝酒掏走了他家的母鸡做下酒菜，不是为了一窝一块的就把他告到派出所去。老头子听了，气得直翻白眼，忙向兄弟赔情道歉，说等拼出了钱，一定如数包赔。老六说：“单哥呀，我找你，不是叫你赔我鸡，是叫你管管孩子，再不管，兄弟我说出来不怕你伤心，怕连个媳妇也寻不来了。”

一句话，说得老头子泪流满面，拉住兄弟的手哽咽着说：“谁说不是呀，我咋养了这样一个畜生呀！”



归途

全中 摄

早年看过沈从文先生的作品，沈先生是凤凰人，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。先生主要作品写湘西的人和事，看了先生的作品，就喜欢上那里的山、那里的水、那里的神秘、那里奇异的民风民俗。早就有想去那里看看的想法，此次有了机会与驴友们一起，带了妻、子女去了边城凤凰古城，圆下许久的梦，也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情。此次去的目的大半是为着先生去的，想见识下先生笔下的风景人物，看一下先生生活过的湘西。

因为司机路途不熟，耽误了行程，行了将近一日一夜，到边城已是下午，如烟、如雾的雨一直在下，整个小城笼在烟雾中。整个古城伴沱江而生，两岸是窄窄的河街，紧邻的店铺出售当地的特产，漂亮的苗家银饰、传统的蜡染、艳丽的丝巾，小吃店门前挂满熏制的腊肉和野味。走过炸臭豆腐店铺，买来吃后又又是满嘴留香。

青石小路只容下三四人并行，河街古老吊脚楼依江建造，根据河水的走势错落有致，褐色小瓦长满青苔，古朴沧桑。我不喜城市的高楼大厦，在我眼里古老的残垣断壁、一砖一瓦也胜似一律的钢筋混凝土建成的高楼。



散文

水是小城的灵魂。没有沱江水，也就没了入江的脚楼；没有沱江水，也就没了虹桥的楼堡；没有沱江水，也就没了江上的乌篷船；没了乌篷船，也就没了互歌的苗家船歌。沱江水使小城灵动起来，就像阳朔没有漓江就没有桂林山水的秀丽，没有西湖的杭州就没有了灵性，少了黄浦江的外滩就没了迤迤的妩媚。坐上乌篷船，顺江漂流，船夫唱着山歌，如行走在画里。

下得船，沿江寻找沈从文先生故居。故居隐在深深的小巷里，很不起眼，也很朴素，就如先生朴素的行文，朴素里产生一代文豪，朴素的行文中真有真见识。可惜先生 1946 年后没再写出任何文学作品，搞起了民族服饰研究。那时先生应是 50 岁左右的年纪，正应该是能写出最好作品的年龄，就从此哑起喉咙。艺术家都有敏感的心灵，不能自由歌唱的时候，就选择了沉默。历史往往开人玩笑，终究会洗去泥沙的，先生经过多年的冷寂后重新为人所认知，而

凤凰游

■劳布新

当年指责先生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政治作家现在也受到人们的质疑。

入夜，江边的古楼、古塔、虹桥亮起霓虹灯，一江的辉煌，又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坐在虹桥下小吃，吃着苗家的熏腊肉、野蜂仁，呷着苗家自酿的野蜂土匪酒，听路边歌手弹着吉他哑哑唱起深沉的旧歌，微醺中我的眼睛湿润了。如此美妙的歌喉在街头卖唱，地下的琴盒里只有几张零碎的小钱。凤凰城几日内我只捐出过两次钱，一次是在苗寨，走在泥泞的山路上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穿着旧衣，站在路边的草丛里唧唧呀呀地唱着苗歌，歌声幼稚清纯。这首歌只有这地、这山、这水中才能产出这曼妙的歌。听声音这小孩应是女孩，穿着汉家的衣服，看外表看不出性别，这首歌也算是我听到最好的歌声，歌词还清晰记得：“欢迎你到苗家来呀，人面桃花相对开，明年再到苗家来，桃花依旧为你开，哟喂！”唱过后她要走，我叫住了她，给她钱。她羞涩地接过，挥挥小手，稚嫩地说再

见，又唧唧呀呀唱起同样的歌走了。第二次便是这歌手。这歌手沉醉自己的歌里，路边一个粗壮猥琐三十多岁的本地汉子厉声叫他，歌手还是没听见。那汉子叫骂起来，歌手身边的给游人画肖像的画家先跑过去，与那汉子二百元钱，付过钱说：“大哥，我去了，我要把这钱挣回来！”我才知道，这汉子是收保护费的。最后这歌手还是被叫去，一顿训斥后还是交了二百元的保护费。看到歌手深埋着头继续唱着旧歌，我走过去，捐出第二次钱，我只有如此力量如此这样做。

见到我与那歌手钱，女儿一路把零花钱几乎拿出完，给了苗寨里的百岁老人和苗家唱山歌的孩子们，也不舍得拿出五元钱丢在歌者的琴厢里。看来，孩子不但有善良怜悯的心，也有知道善与丑的心。没想到如此淳朴的仙境还有如此肮脏的勾当，我的心情被彻底败坏了。

第二日随团看了梦幻苗疆，感

乔布斯的苹果

■于扬

他心中的完美 不是落幕
是咬了一口的苹果
站在高处 被从稀薄的空气中
摘下 被粉丝们荡漾着芬芳
与更多的人无关 与
那些母爱的雪白胸脯
擦肩而过
他沉溺在暗处 吸吮着
一个时代的乳汁

他怀抱中的苹果
不轻易出让
但他刻意营造 真实的意象
让你目睹和抚摸

好消息和坏消息
如此的语言碰撞
越过深秋 抵达疏林之上
归去来兮
成群的斑鸠用它的牙齿
继续雕琢苹果似的鸟巢
今年的冬天 设定一个盲人
无所谓祈祷和褒奖
他的行动 只是
贴地而飞 擦过傍晚的余晖
如何躲过阵阵风暴
才最终 不被雪藏

西江月

农家书屋

■林学富

农闲走街串巷，
下棋扑克麻将，
农业技能难增长。
打工终非长方。

农家书屋建成，
农民学技有场，
阅读实习兼上网，
胜似院校听讲。

秋叶

■田晔

我是一片秋叶
惦念青春的记忆
豆蔻年华
是否留下金色的足迹
日子无声无息
生命竟然沉寂
我不能随风飘离
睡在母亲的怀里
零落成泥
我怎能悲凄
走过的路才有意义

觉没有真实亲切感，为的只是吸引游客罢了。晚上的篝火晚会我也没有兴趣，我来这里不是看这些的。

第三日我厌倦了团里安排的路线，我不喜看富者或官者的大院，便约了同行的画家夫妇去寻沈从文先生的墓地。沿沱江的山路迤迤而行，来到江边的听涛山，先生就葬在脚下。面对江水，墓碑是粗陋的本地花石，没有坟冢，没有铭文，碑后有先生生前手书的：“照我思索，能理解我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人。”字体瘦弱细小，需仔细看才能看清。像先生为人一样，谦逊、低调。先生与夫人自费安葬这里。先生的骨灰一半撒在江水中，先生的魂灵又可像儿时时在沱江水里游戏；一半骨灰葬在江边，先生魂灵可以聆听江水的幽咽，俯瞰他深爱一生的凤凰古城。

我们在碑前深深三鞠躬，我点燃一支烟与先生敬上。

画家夫妇被这里深深吸引，也改变了行程，要多住几天，在这里写生。我因家中几年不见的哥哥回乡，我要见他们，家里还有老人，不容我多留，我不舍地踏上了归途。

再见了凤凰城，再见了沱江水，再见了沈先生，我也许还会再来这里再见你们！